

# 永不回来的“老小孩儿”



□李彦芹

每到寒冷的冬天，在商场挑选厚厚的棉衣时，我就不由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愿望——在毕业拿到工资的第一个冬天，给爷爷买一件羊皮袄，因为爷爷怕冷。

可是，没等我毕业，爷爷就走了。闻讯赶到家，我看到的是一副冰冷的棺木。爷爷静静地躺在里面，再也不会朝我瞪眼睛了，再也不会跟我说“坐我跟前儿来”了。

爷爷去世时67岁。  
爷爷已经去世26年了。

爷爷中等个儿，瘦瘦的，腰稍有点弯，走路时总是两手背后，极快地迈着八字步；长方脸型，眼睛很大，闪着凌厉的光。爷爷脾气倔，说话耿直，不会拐弯，隔壁的七奶老喊他“倔头”。

奶奶比爷爷大三岁。奶奶不论跟谁说话，总是温婉亲热，我从没听见她唠叨或大声嚷嚷过。好脾气的奶奶跟着倔头爷爷没少生闷气。因为脾气倔，说话直，爷爷总是不知不觉就得罪了人（当然，得罪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和解，因为都知道他心地善良），叔叔和姑姑也没少挨他的吵。背过爷爷，奶奶常给我说：“你爷啊，不是个人脾气，死了也不给人留念想。”

每每这时，我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不以为然——谁说不会有人念想，我就会！

倔脾气的爷爷在我 and 弟弟面前却没倔过，甚至很多时候他就像个老小孩儿。爷爷时不时会给我和弟弟讲他小时候的事，常常逗得我和弟弟哈哈大笑。据爷爷说，他小时候上私塾经常挨先生戒尺敲，因为背书不下功夫，总是背不出来，手常常是肿的，有时肿得像癞蛤蟆一样。

爷爷怕冷。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总是热气腾腾。记得我小时候，每到冬天，他屋里就会升起煤火。火烧得旺旺的，上面支着水壶，水开了，吡吡的冒着热气。爷爷就会拎起来倒进脸盆里小半盆热水，再兑上点凉水，让我和弟弟把冰凉的小手放里面，泡啊泡，直到泡得暖和到骨子里。

偶尔，爷爷会用砂锅炖一锅羊骨头。爷爷用和好的煤泥把炉子封得只留中间一个拳头大的孔，砂锅就支在孔上方，慢悠悠地炖。那香味把我和弟弟引诱过来，我俩围着炉子转来转去，看着砂锅里翻滚的浓白的汤水，和汤水里岿然不动的羊骨，一个劲儿地往肚里吞口水。爷爷穿着一

身黑棉衣，戴着一顶深蓝帽子，帽檐上落了一层灰白的煤灰，稳稳坐在一把椅子上，两手环火炉烤着，左手指缝里夹着烟，不急不躁、笑吟吟地看着我俩猴急的样子，就是不发话。直到我和弟弟的口水快流干了，爷爷才拿起筷子，夹起一根来，用手一扯，立马骨肉分离。这时，爷爷冲我俩一招手：“过来，到我跟前儿来。”我俩立刻拿着碗凑上去。爷爷边往碗里捞边得意地说：“闻闻，香吧？不能急，得煮离骨了才好吃！”啃一口，啊，那感觉，简直是“此味只应天上有”。爷爷也吃，但更多的时候，是笑吟吟地看我俩吃。

爷爷爱抽烟，他的指甲盖十分饱满，鼓鼓的。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是黄褐色的，指甲盖几乎是褐色的。爷爷一般用纸卷着烟丝抽，手里有钱了也爱买烟。虽说一盒不足一毛，但来钱不易的农家人也会认为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家管账的是奶奶，爷爷每次向奶奶要烟钱都不易，大多时候他都是自己卷烟吸。上师范时，有一次放假回家，爷爷讪讪地凑到我跟前，悄声问：“芹，兜里有钱没？给我两毛，我买盒烟。”看着爷爷可怜巴巴的模样，我扑哧一乐，给了他一元。爷爷直摆手：“太多了，就要两毛。”接过两毛钱，然后乐滋滋地走了。看着爷爷的背影，那一刻，觉得爷爷真可爱！

后来没多久，我又回家。爷爷坐在堂屋门口，看院子里只有我一人，神秘兮兮地冲我招招手：“芹，过来，坐我跟前儿来！”我搬个小凳子坐到他跟前，问他啥事。爷爷悄声说：“你还有钱没？我有钱啦，给你个吧？”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卷钱来，外面裹着一张五元的，里面鼓鼓的，看样子有一二十块。我猜想，应该是姑姑孝敬给他的零花钱吧。我连忙推回他的手：“俺妈给我的有，你留着慢慢花吧！”“真不要？”爷爷还想递给我的时候，忽然大门外传来奶奶的说话声。爷爷顾不得让了，连忙把钱往兜里揣，边揣还边向我闪闪眼。我忍不住又是扑哧一乐。

我上师范三年级的某个秋天，爷爷病了。因为没钱，没去大医院做检查，只是不断地请村里的医生来瞧瞧。每次我回家，都见他躺在床上，不断地咳嗽，不断地吐痰。看着日渐消瘦、花白胡须显得长而杂乱的爷爷，我心里很疼，想送他去大医院治疗，却没那个能力，只有尽心帮家人照顾他——倒水、拿药、端饭，清理他的房间。



## 向阳花

疼了……”搂着病痛缠身却又强颜欢笑父亲，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怕父亲看见，忙别过头去，冲一旁的哥哥耍赖撒娇：“哥，快来快来！这样好的花别浪费了，赶快给我和爹爹拍张好看得了的照片……”笑声瞬间装满病房。从医院回来，刮起很大的风，水墨般的雨云霎时占据了天空，迅尔风裹挟着雨从西北方袭来，墨云漫天，风雨飘摇，一会儿工夫，天色暗下来。

我坐在阳台上发呆，一摸竟有满脸的泪，看着外面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再看着风雨中摇摆的花儿，又望向东南边，心里不由自主地念叨起两个字来：“加油！加油……”

曾经有几天，因为忙着在两个医院之间照顾同时生病的父亲和母亲，未能去给它们浇水，再看到它们的时候，秆因为缺水已经弯下来，叶子和花瓣也消瘦许多，有的叶子边缘已经干枯了，皱皱巴巴的，很不像样子。六七月份的天气，热烈的太阳每天烘烤着大地，我生怕这次缺水会对它们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幸亏，过了几天它们又慢慢好起来，枝秆立直了，叶子也饱满地伸展开。看着烈日下恢复生机的它们，我总是会忍不住笑起来。因为向阳花的籽已日渐饱满，可爱的花盆不也在送我以微笑吗？

自向日葵的花盘丰熟，便不再去看它。心想它花期已到，就让它享受太阳暴晒，自然风干吧。至于那饱满的葵花籽，等它们再饱满些，一

偶尔听到他给来探望他的大爷大伯说：“我这肚子里啊，摸着都是硬疙瘩。不行了，长块了！”那时不懂，想着是不是爷爷肚子里长瘤了。现在想想，爱抽烟的他是不是早得了肺癌，后来，癌症已经扩散了呢？那段日子，只要我放假在家，爷爷就认准我给他端饭，饭端过来后，我就坐在他身边，陪他一起吃。

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给爷爷端过去饭菜。爷爷刚端起饭碗，就朝我瞪起了眼睛：“你是不是擦东西了？一股子气道！”的确，那天洗过脸后我抹了雪花膏，忘洗手了——爷爷最闻不得那味道，刚结婚不久的三婶给爷爷端饭爷爷总是不吃，就是因为三婶爱抹雪花膏。我明知犯了爷爷的忌讳，但看到向来亲切的爷爷竟然对我瞪起了眼，我受不了了，强忍着眼眶里打转的泪冲出了屋子，默默坐在厨房，不再陪他吃饭了。

不大一会儿，爷爷又吼开了：“芹，过来！上我这儿来吃！”连吼了两遍。母亲一个劲儿示意我过去，我只好站起身慢慢向爷爷屋走去。虽说心里明白不能跟病中的爷爷计较，但一时情绪上转不过弯来。爷爷的菜碗就架在床上的一个凳子上，我站在床边，只喝手中的稀饭。爷爷又瞪着我，拿筷子指着菜碗：“叨菜！”不过语气缓和多了。我只好伸筷子去夹菜。碗里的菜分两部分，半边青菜，半边是肉。肉，也只有爷爷的菜碗里有。那时，家里吃一顿肉是不容易的，除了过春节，平时很少见肉。因为爷爷病了，这肉是炒好一碗，每餐热一点专门放到爷爷的菜碗里给他吃的。我只夹菜，不夹肉。爷爷又瞪着我，筷子指着肉：“叨这个！”不敢违拗爷爷，我夹一片肉放在嘴里嚼，和着泪和暖一点点咽下。

那时的我，只盼着自己快快毕业，快快上班，快快挣钱给爷爷看病，盼望着爷爷快点儿好起来；我还要给爷爷买一件羊皮袄，让爷爷冬天不再怕冷。

可是，就在我将要毕业的那年春天，爷爷走了。听到噩耗往家赶的路上，我心中充满了哀伤，多么希望这只是个幻觉，多么希望一进家门还能听到爷爷那熟悉的一声唤：“芹，回来了。过来坐我跟前儿。”

流年似水，不知不觉爷爷已走了26年。明知他已消失在时光之河，却总盼着奇迹出现——爷爷没走，他只是去哪儿远游了，忽然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冲着我喊——“芹，过来，坐我跟前儿来……”



并拿给父亲，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旁边还有鸡冠花、风铃和喇叭花，也无心再去照料它们，料这样晴朗高温的天气，不过几日它们也得干涸致死。

陪父亲出院回家，走进后院，呵！眼前的景象真是让人欣喜：两株灯笼草铺陈得像两个张开的雨伞，满树淡黄花朵，枝杈下点缀着一个个小灯笼；鸡冠花更是粉紫相衬，招展承欢；喇叭花的绿藤沿着绳子竞相上蔓，更有些旁条扎实缠绕在又高又直的向日葵秆上，也有的缠绕在鸡冠花和风铃草上，绿秆青藤，俨然一帘花墙。

父亲精神不错，一边侍弄着花花草草，一边回过头对我说：“这花也有不如意，比如长在这院子里，不定哪天觉得碍眼就被锄去了。妞妞，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向阳花吗？就是希望你们姐妹几个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状况都做一株向阳花，一株永远向着太阳生长的太阳花！”望着父亲，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看着眼前的这些花，再看看父亲，心头突然湿湿的，挨着父亲的手也不由得紧了，此生，唯愿此景长留，岁月静好，流年无殇……

今夜满城风雨，仿佛听到“嘀嗒”声，看到花摇曳。是雨在照顾花儿。天下的雨，浸润着天下的花。春去秋来，土地里会生长着不同的花。雨向春归、花开半夏。那开着的花儿不正在用它的生命向雨儿祝福吗？

## 江湖写意（组诗）

□李 季

乔峰

酒我只喝烈酒，人我只爱阿朱  
伤心时，我把掌  
劈向水面，劈向天空  
不提塞外牛羊，不看江南桃花  
小镜湖，聚贤庄  
走到哪里，都是  
走不出的江湖

我有痛，我不说  
我想你，我不说  
有你就好有酒就好  
跳出江湖，打狗棒  
只用来打狗，龙爪手  
只用来抓蚊子  
我姓乔还是姓萧  
都不过是你生命中  
一座小小的山峰  
来世峰回路转，依然  
陪在你身边

前面是关外，后面是中原  
雁门关是我的鬼门关  
宿命的断箭，早已插进我的胸口  
降龙十八掌还有三掌没有使完  
阿朱，拿酒来

李莫愁

谁能给我 一个不恨的理由  
谁知道这恨背后的爱和眷恋  
谁能看到 莲花落尽后  
那颗苦涩的莲心

走出古墓，就是悲伤的人间  
我有拂尘千丝万缕  
是斩不断的情思  
我有冰魄银针  
针针都扎在自己心头  
我有三无三不手  
无孔不入，无所不至，无所不为  
如我的爱情  
自己所创，无法脱逃

红花绿叶的锦帕  
早已分作两半，无人能缝合  
我中了情花之毒，无药可解  
绝情谷的火其实是我燃起的  
多少似水柔情终要在火里燃尽  
这人间不过是更大的坟墓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

若来生相遇，不要爱我  
我是赤练仙子  
我有毒

梅超风

我曾明媚的双眼已在大漠枯萎  
从此，我用耳朵对付江南七怪  
用耳朵防备全真七子  
用耳朵爱你  
想你了，从怀中摸出你的皮  
听一听，是否  
还有桃花岛的雨声，是否  
还有江湖的涛声

若能更早遇见  
我是梅若华，花丛中旋转的姑娘  
大可以无所顾忌地爱  
可我们为什么活成了铁尸铜尸  
时时被命运追杀

这一世的流离和悲苦  
竟落个黑风双煞的名头  
我的摧心掌，掌掌摧碎的是自己的心

爱一个人，就要生死相随  
爱一个人，就要为他复仇  
我不得不偷九阴真经  
不得不练九阴白骨爪

青丝已变白发，红颜终成白骨  
贼汉子，来世相遇，我依然是你的贼婆娘

□吕淑君

春雨过后，就犹豫是否要再种花。回想起来年种花的时候，确切地说是种向日葵的时候，心里是充满了企盼和希望的。因为父亲和我都喜欢向阳花，喜欢向阳花的朴实、阳光、丰富、温暖。

四月初，在算好自然条件和人为料理以及对花期的影响后，我选择了播种时间。培土、拌肥、播种、浇水，看它们一棵棵发芽。每天抽时间去照料它们，它们也很争气，向着阳光努力生长。我喜欢给它们拍照，因为我想留住它们每个时刻的样子，更想把它们的温暖和阳光分享。

每逢雨至，看雨水拍打着叶子落到泥土当中，内心总是不免欣喜。雨后的阳光照射在挂着雨珠的枝叶上，嫩绿、清新、晶莹剔透。终于5月中旬，一些叶子的根部冒出小小的花骨朵！真感叹生命的伟力，柔弱的花儿守时地为我们奉献着她们的美丽。为了将来种子能结得更好，我剔除了多余的花骨朵。6月上旬，她们如约地把花盆开到最大，清风丽阳，丰盈的向阳花立在院子里，摇曳在蓝天白云中，让人心生惊喜。

6月21号那天是父亲节，我带了花束去医院看父亲，他的病已经很重了，斜躺在床上，脸色不大好，可见到我却强笑着坐了起来，我忙三步并作两步小跑过去，问他“是不是腿、胳膊又开始疼了”，他笑着摇摇头：“见到你们，就不那么